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王　刊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輿地門

歴代

晋元中興

議者謂晋元雖中材之主要不失為唐肅代而安史亂唐肅代興於西北卒能復兩京夷大憝再造皇家不失舊物而劉石覆晋瑯琊興於東南祖逖既死勲業頽隳僅能退守江右為自全計耳豈形勢失據地利之不齊邪臣切謂不然夫晋唐之君固無優劣而將有利鈍敵有堅脆所以不同也方安史作亂張真源守睢陽（宋朝南京）魯山南守南陽（宋朝鄧州）朞年死戰不下賊故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李臨淮戰河北郭尚文戰河南舊銳挺忠勝氣百倍而禄山思明君臣父子更相戕戮自取殲夷

故肅代乘時奮功坐虎巨盜非力也時也劉石之禍則異然自胡塵南
騖百郡瓦裂卒無一城一壘能堅守挫敵以待王師者唯劉琨保并州
不忘晉朝而收民無力歸戎失律汨汨不自振僅能當顏真卿輩徒倚
河朔之間耳所謂李郭張魯之將無有也而劉石輔車再世奸雄氣吞
九有又非安史崛強之比東南將帥既非其人而元帝有一祖逖不能
用王敦跋隙而奮遂嬰禍孽內難相仍鄰敵鼎盛而猶能保有東南宗
社不絕是難能也且永嘉之際愍帝亦有為之主定都長安根本秦隴
股肱三河而瑯琊外屏東南首尾應援地利非不得也一時形勢與肅
代之際何異而終於顛沛戮辱而後已則以遇敵之強而將帥失律故
也借令琅琊復興西北是以肉飼虎口耳典午民將無種矣而況肅代
興於秦蜀而燕有吳楚元帝興自吳楚而併失秦蜀方開元承平之久
東南戶口最為蕃實安史之亂幸免寇掠當時兩浙諸州民戶不下九
十萬舉東晉所有不能及也考其國之虛實將之利鈍敵之堅脆其下
倖也如此則其勳業亦有小大虧盈固其宜矣豈地利之不齊哉且以晉

室衰微之際祖逖校起於群不逞中驟能收合餘燼擊楫奮忠持斗糧
尺矣橫軋強敵不數載間俾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以石勒驍雄戰無
留敵而終逖之任垂涎河濟之外不敢形南牧之志則勢之強弱須在
於人豈以東西南北為限哉逖之功所以不成則任之不專而年之不
永耳向使晉室有幸能專逖之任而天假之年則劉石父子之間雖無
安史之禍東晉所有之地雖無肅代之廣庸知不能成李郭興復之功
乎

南北紛爭

論曰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
屢得志於東南矣或卷甲而趍歷陽石季龍歷陽宋和州也或長驅而至瓜步魏王
太武瓜步在宋真州六合縣界也或築行宮於新野元魏孝文新野唐之襄縣屬宋鄧州或駐大軍於秣
陵北齊將蕭軌秣陵乃宋之建康府也或涉沅湘而阻於長沙周將賀若敦長沙乃宋之潭州也或渡江
淮而守於石頭北齊將柳達摩石頭城在宋建康府境內也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
兵屢得志於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晉將滕恬之黎陽宋衛州縣也或薄海而克廣

圍（宋武帝廣固城在青州益都縣西北）宋或遡渭而入長安（宋將王鎮惡）或踰關而至覇上（晉將桓溫覇上在長安之東三十里也）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梁將陳慶之也）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梁將夏侯亶也）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士着入姓（後漢劉氏後趙石氏前秦符氏後秦姚氏前燕後燕慕容氏魏拓跋氏北齊高氏後周宇文氏也）割裂紛爭有南朝者五代（晉宋齊梁陳也）亂亡踵跡劉氏暴骨於關河符姚染血於淮渭慕容拓跋鬬鬩蚌鷸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循訌亂海嶺亘元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崛強巴蜀是南國非無釁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盖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興常試之師方敵未有釁則遽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遂輸爾讓重勞帑藏益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隣壤繹騷嬴秦之鹿已奔下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則無以應事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於洛口元英帰北方之衆没於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逃（宋睢陽公劉義）眞呂梁之役四馬無反（陳將吳明徹）彥之退（宋將劉彥之）資實蕩然魏武言還

元魏大武帝僵屍闐積齊人如渭皆為江浙之魚北齊十萬衆渡江不反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苻堅百萬衆大敗於淝水其餘或焚舟而遁晉將桓溫或棄輜重而奔晉將殷浩或大敗而還者魏將盧昶不可殫紀既軍敗於外國疲於内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於成功乃所以速底敗亡也何使南北之君能於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寧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鋭以待發銜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静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僞而慣識之必使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鋭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興湯后之雲霓伏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顛海宇之功豈難濟哉常觀三國之時吳魏爭衡淮漢之郊齊命不暇而數十年卒不能入寸土逮晉武受命講好息民邊境如幾輔南北之民各安其堵故能十餘年間一舉而平吳隋之平陳也亦然東晉之初力爭中原五七十歲之間未嘗不有事于西北而關河之功未始克集及其季年務敦鄰好北有南燕西有姚秦而數十年間恬不交兵西北之人不復以東南

為虞故能數載之間一舉而克燕再舉而滅秦宋之興其混一宇内已亦由是道是其緩於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與之為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梁亡

嘗考前梁之亡其可恠者二前代皆以驕逸後暴而敗梁武獨以憂勤慈儉而亡可恠一也始也興而治終焉亂而亡可恠二也議者以謂溺信釋流致精奕遠奪遂底滅亡非也惑於浮奢氏有紊典刑不過委靡而不競耳何致遽亡哉蓋其功以易成而患由忽至也傳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蓋將常勝則驕士常勝則易征伐四克則廟堂之謀輕於用兵是常勝之禍所以為禍也故從古王霸之興必履危蹈險然後能成功如漢祖之創業光武之中興魏武之制勝劉宋之霸蕭齊之強拓跋魏之盛宇文周之固皆因百戰艱危摧堅敵而成太功良由憂勤益智慮而儆畏成安強也若乃起兵以來幸不過敵而擊自潰之師攻無備之城遂致所向莫前復然有輕敵之心則是潮兵也勝則銳進如潮之

來而不可遏敗則變遷如潮之去而不能止茲為覆敗之端亡無日矣是以湣王制勝而齊國亂一偃成功而商祀絕項羽轉戰無前而楚亡苻堅征伐四克而秦滅是皆常勝之為禍也梁武之興幸會其時齊東昏顛弊遂基洪業適北朝太亂隆伯功取南國如反掌拓中原如拾遺師旅所經秦征無戰一時功業之成幾亞宋武之盛而所以盛則易也當時不知成功之幸以為當然故偃然以孩稚待賁育而了無戒心侯景乘虛既濟江戰少衄則壯氣消盡勤王之師三十萬環視數旅之賊莫敢誰何卒以敗亡蓋當時南國之兵未嘗遇敵故爾是故善用兵者毋畏敵人之勝要觀其所以勝毋懼敵國之強要觀其所以強敗焉思奮者是為勍敵勝而輕我者終為亡國伺其無前之際可收不世之功能見小敵怯而大敵勇然後能無敵於天下

秦隋遷亡

周室東遷衰紛拏餘六百年而天下併于秦十餘年而天下大亂秦遂以亡晉無南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而天下併于隋二十餘年而天

下大亂隋遂以亡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無聊之民不擇主而事方戰國南北之際斯民無聊甚矣亦不安秦隋之政相率而為盜何耶盖民各有心誰能安分不得已而嬰勞苦患難則無辭得已而不已則怨心生矣方戰國南北之際日尋干戈而斯民猶且安分者其意若曰吾君豈獲已矣是未必無恤我之心也特有不幸耳逮夫天下無事人皆有苟安之志少加勞役遽爾怨懟其意若曰吾君豈不獲已哉是終無卹我之心也父子夫婦生長亂離引領息肩于斯有年矣今幸際此而猶不免焉是無時不可已也由是無聊之心生相率為盜此秦隋之所以速亡歟噫天下厭亂聖人乘時斯民懷安奸雄投機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漢唐疆域

漢初匈奴鼎盛盡盜河南地曰羊樓煩舉為虜庭去長安纔七百里飛騎旦夕可至其邊防至隘也逮及世宗大攘胡越浮西河絕大幕封狼居山禪爲姑衍以臨瀚海盡奪陰山千里肥美之地匈奴王庭亦為漢

之內對又何其廣也唐初逺事西域列波斯以東爲八十八州遠者去長安萬五千里計其道里之中建安西都護府調唐兵鎭守爲其邊防至廣也及天寳之亂吐蕃乘虛盡陷河隴地上邽以西皆爲虜守去長安纔八百里連年入寇遂陷京城輦谷之下無異邊徼又何其隘也雖曰人事有工拙夷夏有否泰是以天道好還盈虛之理自然至此也要之羌狄不能理漢民中國弗能疆異域神州雖盛毋勞北伐之師島夷雖强毋形南牧之志各保封疆自相番息非惟允叶於人事抑亦克承於天意矣

南北形勢

周室之衰秦晉齊楚糟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陜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夸言陜右誦杜牧之罪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北西路河東路及燕雲地也而赫赫南夏未有稱焉寡見謏聞

之士大抵雷同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若無徒驗其功業
之已成考其興亡治亂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
王伯之興豈擇地利而後制勝沃野不能起惰農高資不能成格勇山
河襟帶又安能保亡國之君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
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
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
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
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
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
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
残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
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秉特舊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材一則強霸
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朔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
於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特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

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此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也一旅之衆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特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唯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望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弱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紛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很而後雜以羌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遏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威犯驕則不可以禮加很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咨和易之人易以德懷

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由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賄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粮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粮常仰於東南貨財常資於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顓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便於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褒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

南人之懼北也頗議者何敝焉臣謂南北形勢初無輕重繫其天時人

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續集

群書考索續集卷五十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瑋校正

○輿地門

歷代

三代漢唐

三代有天下垂三千年而隆平之治纔數百載其間篡攘殺亂幾居太半傳八十有一王而致治之君纔十數而止是治世固少而亂世固多也漢唐有天下餘七百年而天下安安幾四百載傳四十有五帝而致治之君不下七制三宗是治世固多而亂世固少也然而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莫不重三代而輕漢唐何哉教化習俗有不同耳蓋三代之牧斯民也任之以井牧養之以庠序警之以號令紀之以典刑下逮蒐苗獮狩戎事不戒而之間教養畢備是故朝覲會同五服不期而至蒐苗獮狩戎事不戒而

嚴敎之以禮樂而民蹈中和興之以三物而士敦行義分明於朝齒辨於鄉行成于家俗化於天下而風移於後世方其治時厥効若斯之盛及其亂也先王之遺風猶在雖日尋干戈而民猶覿德詩書講耕耨人餘禮樂見鋒鏑之下童子猶能奮忠婦人亦皆知禮商人足以郤敵切藏於馬納君不至泥塗之人亦或可施於有政良由典制有常敎化有素而民難動耳爰自暴秦得志王迹遂熄漢矯秦枉未能遠謀綿歷魏晉南北隋唐之際一因一革載治載亂為政之道不甚相遠也當時君臣日夜圖囬不過以刑名食貨之為急他則畧而不問是故學校不足以化民成俗而徒為利祿之階禮樂不足以易俗移風而徒為宴樂人具六藝已隳其四四民遂籍其二井牧既廢王制蕩然編户之富侔將公侯齊民之貧不保犬彘風敎陵夷刑獄寃濫法藏於有司而民犯於田里行著於鄉里則賢遂於朝廷父子無假蓋之情兄弟有爭桑之醜夫婦懷切斧之疑奴主起攫金之想而習俗滋久玩為故常方其治時効已不羨及其既亂則君子安於犯義小人未於犯刑耒耨化為干戈

衣冠轉爲皂隷北壄盡爲訽漢列郡不相呑菑林林之徒不殘於盜賊則陷於飢寒不斃於飢寒則陷於刑戮生民糜爛無有紀極奸雄乘時禍不旋踵良由王制隳壞聖教不行而民易動耳故臣謂三代之離亂猶足以比漢唐之治安而漢唐之君子或未能過三代之小人非其時之不同人之有異風教習俗實使然也且以漢宣之治朝而王吉深切漢宣謂當時士大夫不能擧明主於三代之隆則他可知矣後之爲天下者欲建速成之規苟一時之治則漢唐之法固有足進必欲化民成俗浚太平長治之源則捨三代將焉取哉

宋朝混一字内

宗周以降訖于五季寥寥二千載間一治一亂載離載合爲十有六代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及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而周有天下餘八百年漢有天下餘四百年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何脩短之相戾耶蓋以弗恤斯民而獲罪於天耳嘗考歷代之君志意所存各有緩急而其德蓋可見矣緩於取天下急於惠斯民者文王也急於取天下而

不忘惠斯民者漢祖唐宗也急於取天下而忽於惠斯民者十三代創業之君也雖其愛民緩急不同此享國歷年之所以異也觀漢唐之盛涵養斯民不為不厚然遑遑然以天下為功則於元元有所不暇顧此其盛德所以有愧於文王也正觀之治有踰兩漢其惠澤斯民可知而好大喜功衰德實多方之高光文景之君顏其厚矣故唐祚一傾而絕漢祚雖移猶血食百年而後亡蓋其所以惠澤斯民者厚則圓穹之福祚為無窮御覽俯察亙古驗今則天人之理斷可知矣大哉宋太祖皇帝惠澤斯民何其深也方曆運有歸天人震動事出倉卒而市不易肆不動聲色而天運已歸一號令間海宇洗心慴然而屬宋矣于時承周世宗威烈之餘藩夷削弱之甚摧鋒進取無異拘遺而太祖仁民澤物之心有加無已視藩夷人民皆吾赤子息民休兵遵養時晦逮夫張文表位亂荆湖周保權來乞師始有事於南國副彼來蘇之望遂收不戰之功旋即罷兵與民休息既而蜀人悖德天討纍遑師甫及於六旬功坐收於萬里載集倒戈之烈豈煩卷甲之勞凱歌既旋天威謐靖幽[illegible]

河東不軌而天罵躬臨誓弔斯民一人弗殺江南阻命久稽天誅而宙
勑將臣潔戒殄戮兩堂常容於度外一民罔致於非辜故因壘而降尚
有勞於再駕罪人斯得終有俘於二年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也其宋之謂矣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九年統未集萬
古尚其仁藝祖之興十分天下有其七而十有七年宇內未為一家豈
威力有所不足歟忍傷斯民之命必欲以柔道馴致之耳文王之德何
以尚茲加之聖聖承承盡循堯道好生之德益洽於斯民故范陽逆命
大駕北幸澶淵赫靈神武頓戢夏人蠢動類蚊蝱之噆膚遼國懷來猶
鳥獸之感若三代以還未有中國實強如宋朝承平之久而猶能釋四
夷而弗誅也故海宇之間元元各安生業民有餘力地無遺利政事舉
而獄訟理婚姻時而生齒繁上天降康年豊時和斯民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咸遂其性而浸以休息故承平百年户口十倍良有以
也夫三代以還涵養斯民漢唐為優而考其極盛之時户口可知西漢户口千二百二十三萬東漢九百六十九萬唐八百四十萬皆其極盛之數也宋朝元豊末天下民户總客主一千六百五十萬户宋朝疆

理北漢百郡少四之一（益州之牂牁越嶲永昌涼州之金城北地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并州之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交州之交趾日南共二十六郡自唐末五代以來侵陷四夷即九域志所載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四唐三百州少五之一（即漢三十六郡地歷代釐建至唐爲六十州即九域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九則知宋朝之興種德斯民過漢唐遠甚方之文武成康之治了無愧色則皇天所以輔佑宋朝其可量耶

京都

東京

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為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京西三百里）有鈞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京東八十七里）有葵丘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京北六十里）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滎縣也（京西北百六十里）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京東南百六十里）楚敗晉師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京西百四十里）袁曹相持於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京西七十里）劉項畫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

縣西（京西百九十里）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為一有漢兵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無為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京北二百里）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鄭之言為不誣矣故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莽為戰場主霸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振南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李唐中償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黃巢遊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竊唐室遂據汴地以為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迄于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本不可搖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嘗考堯都平陽命夏禹治水每一州功畢必導決川流直通于河以達平陽皆所以便諸侯之職貢也聖祖之興混一宇內而猶都大梁誠得唐堯之遺志焉

南京

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為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於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於人而不在於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抨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平得人則重失人則輕蕞爾危城屹為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王璧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壘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璧(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朝濠州)李唐之季黃巢訌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宋朝陳州)皆能挫鋭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為如何以至隗頤保

冀李憲但舒吳守損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來之而無功成歎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簡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城不下雖雲屯百萬其孰能乘之哉嗟乎前史班班議論要險守禦之術多矣莫不據一時成敗而言非可為萬世通論也得其要者孟軻氏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此萬世不易之要害也若張巡許遠之徒豈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不去者乎愚感巡遠睢陽之事故備論於此而人事地利之分庶可見矣

北京

班孟堅著漢史敘列國之地各有都會蓋謂其財貨之所阜水陸之所湊山河之所襟帶足以指臂四域覆危一方而獨隆者也夫土壤腴瘠

道里遠近山川夷險皆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名都要會之所宜古今之所同也然而興廢隨時升降不一郡方都會代有不同前王之所升者或後王之所廢今之所重乃古之所輕如宋北京古之元城縣也（西漢時已有元城縣應郡以為即魏公子元之食邑）自有書契以來建夫隋唐之交兩河變故實多其王霸之所督帥之所治戰爭守城不免重前史載之詳矣初未聞所謂元城者當時河朔都會代有其所或稱濮陽（宋朝開德府即古之帝丘爲乃高王以昆吾代之墟）或稱朝歌（宋朝衛州黎陽縣鎮商自武丁已後至紂都之周初衛國亦都于此）或稱邯鄲（宋朝磁州邯鄲縣戰國趙嘗遷都于此）或稱襄國（宋朝邢州即漢襄國縣也西楚常山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之春秋時謂之夷儀即邢所遷也古謂之邢商帝祖乙遷于邢即此也）或稱鄴城（宋朝相州臨漳縣之鄴鎮商帝河亶甲曹魏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皆都之）或稱中山（宋朝定州戰國時中山國都後燕慕容垂亦都之）斯六城者屹然據趙代之間古今更相倚以為重豈元城之足云哉李唐之季魏州始稍隆重更五代至于宋朝形勢益壯遂建上京而歷代所稱六城者反蔑然無聞矣夫鄴城一地也而始建為都又降而為州（後周降為相州）又降而為縣（後周又移州為安陽縣）降而為鎮（宋朝熙寧中省鄴縣為鎮入臨漳縣）何其前重而後輕也元城亦一地也而始建

而為縣又升而為郡（曹魏就置武門郡）又升而為州（後周就置魏州）又升而為府（唐升為大都督府）又升而為京（宋朝慶曆二年升為北京）何其前輕而後重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古今不殊而前後輕重若此是不然其說也抑曰田圃之蕪治城池之修廢民物之聚散甲兵之利鈍風俗之美惡皆在人事如何耳非地利所能常也人事既有工拙而形勢輕重亦隨時而遷矣歷觀往古皇帝覇之都興廢無常類皆如此豈惟鄴城元城而已哉試因此而備論之三皇五帝三王之都十有二（曰陳宋朝陳州伏羲所都曰曲阜宋朝改為仙源縣隸襲慶府神農少昊所都曰鹿涿宋朝燕山府黃帝所都曰新鄭宋朝鄭州新鄭縣即古之有熊氏也黃帝所都曰帝丘宋朝開德府高陽所都曰亳宋朝西京偃師縣帝嚳成湯所都曰安邑宋朝澤州安邑縣帝禹皆都之曰平陽宋朝晉州堯禹所都曰蒲阪宋朝河中府虞舜氏都曰陽翟宋朝潁昌府陽翟縣夏禹所都曰豐曰鎬豐在宋朝京兆府之西北靈臺鄉豐水上鎬在昆明池北鎬陂上相去纔二十五里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春秋戰國時為大國之都者才五城而已（曰曲阜曰安邑曰新鄭曰薊）春秋戰國之時大國之都十有七（曰曲阜魯國都曰新鄭韓國都曰安邑魏國都曰陳楚自鄭徙于此曰薊即涿鹿也燕國都曰吳宋朝平江府吳國都曰絳宋朝絳州絳縣晉國都曰雍宋朝鳳翔府秦都曰郢宋朝荊南府江陵縣地楚國都曰睢陽宋國都曰臨淄宋朝臨淄縣齊國都曰會稽宋朝越州越國都曰邯鄲趙國都曰大梁魏自安邑遷于此曰壽春宋朝壽春府之壽春縣楚自陳徙于此曰櫟陽宋朝

京兆府之櫟陽縣秦自雍徙于此曰咸陽宋朝京兆府之咸陽縣秦自櫟陽遷于此至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者才三城而已曰邯鄲曰臨淄曰薊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十有四曰邯鄲趙國都曰臨淄齊國都曰薊燕都曰許宋朝徐州楚王劉交所都曰下邳宋朝淮陽軍楚王韓信所都曰定陶宋朝興仁府之定陶縣梁國都曰晉陽宋朝平定軍韓國都曰丹徒宋朝鎮江府荊國曰廣陵宋朝揚州吳國都曰臨湘宋朝岳州臨湘縣長沙國都曰番禺宋朝廣州南越國都曰代晉魏以後夷狄侵其地代國都曰閩宋朝福州閩越王都至魏晉南北之時為王霸大國之都者一城而已薊也是魏晉南北之時王伯大國之都者十有七曰薊前燕國都曰許宋朝潁昌府之許昌縣魏太祖卒漢獻帝都于此曰鄴注已見前曰公安蜀先主初治于此曰成都宋朝成都府蜀王李特雄繼皆都于此曰武昌宋朝鄂州吳國孫權先都于此曰秣陵宋朝建康府吳晉宋齊梁陳皆都之曰洛陽宋朝西京曹魏司馬晉元魏皆都之曰平陽後虜劉聰都之曰襄國後趙都之曰廣固宋朝青州益都縣南燕都之曰中山宋朝定州後燕都之曰江陵宋朝荊南府元帝都之曰統萬宋朝夏州赫連夏都之曰平城宋朝雲中府拓跋魏都之曰鄴城宋朝營州前燕後燕北燕皆都之至隋唐五季之時為王伯僭竊之都者總六城而已魏鄭隋唐後漢石晉皆都之洛陽隋唐皆都長安前蜀後蜀皆都成都偽燕遼國皆都于吳南唐皆都建康偽梁南平皆都江陵唐去宋為甚近也而唐時三都存于宋朝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其西都則降為京兆府其北都則廢為平定軍而宋朝四京因於唐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餘三京則皆當時之郡治耳夫以數十

年之間其興廢之驟也如此矧以悠悠往古而較於今是必有大相倖者矣天然後知地無常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者斯在民而已民無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苟任政理而已觀姬周以前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未始有宅西土者也粤自后稷居邰太王居岐文王都豊武王都鎬而關中寖以休息自後雍土常為王霸之都則以后稷之稼穡太王之如翦文王之子來武王之求定有以臻此之盛也自周至唐洛陽為帝居垂二千載矣而代宗遭吐蕃之亂彷徨陜服欲東遷洛陽而郭子儀以為東都乘大亂之餘千里蕭條百曹荒榛其何以備萬乘供百官并舍代宗遂西還而不復倚洛陽為重由是觀之則班史都會之論特可施之一時而不可施之萬世也若欲隆上都而觀萬方峙都府以制四夷則要當以為政事為先豈以古為泥哉

三都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太梁何常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太

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圖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擧綱朝廷張目郡縣於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委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委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遽援乎成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強幹弱枝以鎭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鄰虞於京

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大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鎮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苻秦而姚萇實弑堅以至輔氏譟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跳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敷舍一方猶憂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覆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嘗停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戢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獰備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屛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屛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爲畿輔而屛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

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
變常起於燕薊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
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云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
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
各有攸當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
紛莫不以長安為優而臣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覆栽一心
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潼崤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
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為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
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
賦於是而易輸寃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
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敵暢皆所以均
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
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比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
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為國家生

民無餬之計三都之中印洛其廢幾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輿地門

京都

京東東路

春秋戰國之時齊擅東海雄制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衡天下制勝之地衆在兩偶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挐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既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衆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臣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強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汨没其間擅王張耳僭帝南燕與藩臣不軌唐淄青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

又莫不喘息釜中寧亂苟安僅為歲月崛強之計王師壓境遽郎舟夷
所謂昔日形勢果何在也以至漢晋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蝟南北五
季之際中原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蔑爾無
聞又何其荒凉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今古不殊而前後
強弱相去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戸口登耗與夫城邑修廢郡縣增損
釐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
垂九百年斯民久獲休息而為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公
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克成厥終三后奮功全底于治斯
民浸以蕃息鑿斯池穿斯城深耕易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
矣當時齊地不下七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
則他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蓋言其蕃庶之甚也
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戸不下二百萬大率當
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不未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獨
稱強伯不為過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既光武中興

削平中土而齊寔為殷故地已丘墟户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户不踰百萬重以黄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舉為群盜擊戰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鋭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民户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顏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晏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户登耗如何苟人物蕃庶則鹵莽惟膏腴隤廢惟金湯丘墟惟甍棟荒地惟桑麻狼號鬼哭之地惟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強矣乃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為雖雍州之上腴蜀土之失險東國之纖巧河朔之強捍將安施設哉斯齊土之濱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有足托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鬼也精鬼去矣軀幹猶存其何用哉彼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鬼而爭其軀幹豈可謂知務也哉

京西北路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民生禀中和性理安舒樂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閉大抵易為戡定王師南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姦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為亂故耶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為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東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縱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其酣亂錮禍乃與羌戎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二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昔日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為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況不為豫州者乎為人上而以風俗為任者其可不戒哉

京西南北路

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方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時韓魏以區區陋邦北縈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九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承為二百年之戰國又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強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刼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如何耳

河北東西路

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盖常人之情駭於驟見而狃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駭然而奮雖匹夫匹婦莫不有忠義憤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刼以從亂也雖及其久也天下之人習亂為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為之氣沮則

奸雄之徒翶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人蕩而忘反耆舊既沒
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之事以為當然則操戈為仇者唯知各
為其主矣於是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
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為昭然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震唐
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摶強敵不數年間遂清
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
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
蓋民心已變力而爭之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
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翶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
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
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
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
生長亂離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如何矣臣
故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兩廣

廣南東西路

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變啓蠻獠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考其故嬴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嶺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轅越領不啻斥逐必罪棄孱廢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邈按察稀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古交廣之閒民獠多叛致擾擾江淮震軼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群蠻並叛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駁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叛寇蜀人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閒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

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蠲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叛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諸審觀張喬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闕庭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宣閭閻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冤抑易訴諸監司而不獲則褁糧走闕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絕域程驛邈焉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冤民無由申訴蚤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陰反以內地為重以邊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切觀宋朝開寶八太祖命鉞文徽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徽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于民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之苟一毫侵民朕以遠赦夫瀘州去

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太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措方有於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二候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也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東南

東南土壤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墝埆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本朝之鄂州是鄂土之墝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墝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上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墝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

年耳而土壤腴墝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二代以前東南荒凉為甚春秋
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
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車舟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
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
漸以蕃息至于隋唐宋朝太為豐美人力既備皆為沃壤方之往古全
不相侔固非特鄙土為然也按禹貢楊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
最墝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淛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土相反
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
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墝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
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為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
帝王所居朝覲會同九有輻湊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
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
方習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
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彌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雖脉

畜之牛羊牧之荊棘變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户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于宋朝以增至五百餘萬户州縣墟鎮鼇為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益不虛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昔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

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户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繞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幷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幽幷雍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冀幽幷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户而淮漢以北當十有餘萬户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户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户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又以三隅兩淮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蜀川四路及京西南路）而户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源匱竭食貨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疎商筭亦罕其抑以給國家之用者不過農桑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罄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太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于北海嶽之藏勃為洶湧

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軌順盜賊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

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于宋朝之興罰罪弔民

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

豐羨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

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

至于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

所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

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

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

此而太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

天下為其三路而淮漢以北正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西路陝西兩路河北兩路河東路共八路）而淮

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總天下餘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

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西路垂百二十萬京西北路垂四十九萬河西北路垂九十六萬陝西兩路垂一百三十二萬河東路垂五十九萬共五百二十七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京西

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西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垂一百八十一萬江南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荊湖西路垂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五萬廣南西路餘八十一萬共千有一百一十九萬户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美盡萃于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所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嘗譬之人之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于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是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得矣不可不審也

四夷

四夷

禦戎之策前史論之詳矣然皆知有人事而未知有天時也蓋中國治亂繫在人事而夷狄盛衰乃在天時中國之治斯民也有禮樂教化以導之有典刑號令以紀之有士農工商以任之有城邑井里以保之是

皆修諸人事而已雖有水旱禮瘥亦在夫政里所以拯救何如非天時之所能治亂也夷狄則不然恃甲馬以為強資人畜以為富雨露膏沐雪霜以時則水草茸羡人畜蕃滋往往飛騎控弦雄覇一方而抗衡上國矣是皆在天時所以養育之也若乃雪霜不時旱役交興人畜死亡而骨肉怨叛則在天天心所以譴罰如何而非人力所能致矣如漢武之遠討非不酷也而匈奴輒投魏武之大搜非不快也而蠕蠕常犯邊唐宗之親征非不銳也而高麗終不克三帝之時人事可謂修矣而夷狄莫之畏則以天未悔禍而夷狄方睦故也至如宣光之朝匈奴隋唐之平突厥武宗之臣回紇元魏之定蠕蠕高宗縣高麗之國宣宗來吐蕃之臣豈有勞於人事哉特以天命既回夷狄自衰故爾夫以漢宣之德則不及太宗漢宣之威則不及武帝而匈奴於文武則內侮於宣帝則入朝以魏明之德則不及孝文魏明之威則不及太武而蠕蠕於文武則內侮於明帝則入朝是果何謂哉況高麗之強望突厥遠甚高宗之威望太宗又遠甚而太宗能平突厥反不能平高麗而高宗乃能平

之良由天運去來自然致此有非人力所能為也議者或謂宣帝能朝匈奴則以武帝殘之明帝能臣蠕蠕則以太武困之高宗能平高麗則以太宗摧之蓋火然於已吹之後而墻頹於既雨之餘謂先世誅窮必為後世之利審如是說則昭帝之時胡不能朝匈奴宣武之時胡不能臣蠕蠕漢安之時西羌作亂并涼武后之時突厥何擾燕趙是皆奮自亂亡之餘而猶能若此為梗也又況東漢匈奴之破李唐突厥之亡與夫回紇之衰吐蕃之亂皆因天災流行怨仇內作之所致未始賴先世窮誅之力則夷狄盛衰端有在於天時矣然而夷狄盛衰雖在天時而邊境安危寔在人事苟中國人事之脩則夷狄雖盛無能為也苟中國人事之廢則夷狄雖衰亦能為害也如漢初之匈奴魏初之蠕蠕唐初之突厥宋朝之契丹非不赫然強且盛也何害中國升平之治哉如新室之北狄後漢之西羌東晉之東夷李唐之南蠻非不葸爾衰自微也而中國重受其荼毒則以人事修廢不同故耳是故中國治則足以禦夷狄之盛中國不治則不足以乘夷狄之衰又其甚則反為所乘而中

國不勝其禍矣如西漢之於匈奴隋唐之於突厥可謂足以禦其盛者
也如安帝之於西羌靈帝之於鮮卑可謂不足以乘其衰者也如周幽
王之犬戎晉愍帝之契丹可謂反為所乘而不勝其禍者也歷觀自古
中國能敗夷狄者必因夷狄自敗也夷狄能亂中國者必因中國之自
亂也夷狄自敗雖繫之天而中國自亂則不得不歸之人故善馭夷狄
者宜任彼之天而時脩我之人事幸而遇其衰則安中國以乘之不幸
而遇其強則安中國以禦之故夷狄無常勢而中國有常利此禦戎萬
全之策也而秦漢以還議者紛紛或誇征伐之功或守和親之便或言
守禦之利更相矛楯互有得失卒未有一定之論是皆可與言人而未
可與言天者也必上應天心下符民事則守禦之策其為庶乎若征伐
和親之計乃因時施宜矣方夷狄鼎盛而中國未遑則和之可也及夷
狄既亂而中國力強則征之可也和親之計則宜先時而謀征伐之計
則宜後時而動先時而謀所以相天時後時而動所以盡人事若漢祖
之和匈奴唐宗之伐突厥可謂順天應人而知時適變者矣漢祖唐宗

易地則皆然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地名

古今地名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寔難而地名同異古今淆殽尤為難辨者也盖其山川所届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沿其地而易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亦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黄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及自周定王時黄河舊道漸以湮塞秦漢以還河堤釁壞乘上游之勢决而東下故兗州之域偏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稱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

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傍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于宋銀夏之郊猶㴑而東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數宋興卑路鄜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皇之間鄜京井蕭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涼州之域也古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黃河曲折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而中原隨當如衝敵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滄海之間有秦長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奪匈奴羌狄之地列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南自是河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夷狄突厥之地悉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此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夷狄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南之地分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唯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鞏縣蕪鄭孟二州之境而已絕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西南三京及京畿四路之地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河內乃古郡宋懷衞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地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于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朝河北

東路之地以前屬河東三代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
淮北之地間名淮西如漢封劉交為楚正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地江西一名
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江西如魏志武帝記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
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壘壁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
有稱江左有稱江右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蓋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
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
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東之稱者皆據華山而言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東也則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
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專指河北而言也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
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西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
而前史又從而稱顯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
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謂山川所届時各異名者也嘗
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之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即今之
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
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

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槩舉蓋務其地不敢設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證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荊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在今西京偃師縣之緱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邢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徐城鎮去徐州五百里）之傳稱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京西偃師縣南亳在南京穀熟縣北亳在東京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今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陵軍外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南府）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非矣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於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中鐘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

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寔在河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古匈奴之地寔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荊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在今荊南府枝江縣內今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實宋故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幽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資府也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彰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為甚易觀者於此幾何而不悞哉臣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尤為難辨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瑋校正

○君道門

堯舜

傳賢

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舜太舜不傳于子而傳于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王元之）

進賢退不肖

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後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張九成）

授受出於天

人皆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孟子曰不然天與之也人皆曰堯以道授舜舜以道授禹董氏曰不然天之道也姚子材

未嘗以遜揖為高

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行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以揖遜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呂祖謙

不得已而發道之秘

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可

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固悲夫舜之時不逮乎堯也自舜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三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同上

敬天

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草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己而信曆象舜不信己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

廢羲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呂祖謙

急先務

古今言天下之治者必曰堯舜及觀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則不能無疑焉博施濟衆治之大者而夫子以為猶病知人安民係於治體亦不小耳而禹則曰惟帝其難之夫舍是數者則堯舜殆將芻狗百姓草芥天下而後可堯舜固不能恝然於此然則禹與夫子果何見而云蓋嘗思而得其説博施濟衆知人安民堯舜非不為而實未嘗一一而為之一一而為之則堯舜誠以為難且病於緩急先後而審處之則凡是數者蓋有不為之為者矣難與病豈所患哉

樂言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四岳不以是而微堯堯乃以是而咨四岳寇盜奸宄蠻夷猾夏皐陶不以是而戒舜舜乃以是而命皐陶古人樂言如此

與人同

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強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孝悌孝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孝悌所以為貞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人者皆勛華之徒也漢武之欲參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輩堯舜思以此而齊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輩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律　鄭鑑

堯舜非諡

跡聚五帝聽規三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云堯舜諡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愚嘗攷世系之端下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夫諡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瞽音酣酒荒禽冐色者有之飾非復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諡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群臣舉善之初鑿降試難之事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亥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余元度

不言而信

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曾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告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乎爲而言言爲而乎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呂祖謙

善處大事 附湯武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胡安定

不恤一人之好惡

巢由不受堯禅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陳拔

脩己用人兩難

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

此堯之難也司馬光

四凶之用舍皆是

四凶雖惡在堯之時實參幾議何舜之初遽加譴責也蓋感移之機切於反已之嚴而激厲之意出於望人之厚往之不去也知此理乃人心同然也感而移之安知其果怙終乎今也之不能不罪惻其心無復此理之當然也激而厲之或者還其天理之一助乎

外天下

堯舜之於天下得之不謝去之不留倘然受之人不以為無故之獲洒然釋之人不以為好異之過

不輕絶人

堯之瘝鯀也必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戒庶頑也必在於侯明徒記之餘聖人之心不忍棄人於為惡也必優容之寬假之教誨之徐之以須其變不得已而後棄之

無不通之情

昔者堯舜之世一俞一吁一都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諫於鼓謗於木而君民之間無遺情瞽誦詩諫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而幽隱微賤悉無所不用其情大抵誠意浹洽而勢不扞隔法理闊疎而人不自欺 石宗昭

堯

常變兩盡

堯典大意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休祥而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而堯之責塞矣 呂東萊

脩身治國平天下

明後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 真德秀

刑賞忠厚

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烏乎盡之矣 蘇軾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

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舉而委之舜俾得以行其賞罰爲蓋使舜而不有是功則堯亦無以明舜於天下

四凶非盡小人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

久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婞直以亡身則鯀盖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蘇軾

先覺覺後覺

堯典先言克明俊德謂堯皆自明其德也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眞德秀

傳賢以為丹朱計

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觀堯舜之帝米椽不刮茅茨不剪飲土溜啜土硎其所以儉其身而憂其民者豈不肖之君所願為哉若曰竭四海之養奉一人之欲忽其寄托之重忘其危亡之戒則南巢之放鹿臺之焚所以貽之禍者酷矣孰與為虞賓終身不失其所以安乎非特以利天下

亦以利丹朱也而司馬遷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諒矣

用才先考德

鯀之治水僉薦之堯用之固也然察其一時顛閭君臣皆有所不得已於其間懷山襄陵之患帝之戚然甚矣在廷相顧思有以紓一時之急故於鯀之對未罷而試可之色已難有能俾乂之求雖急而方命圮族之素已疑矣至驩兜之薦共工帝獨不以試鯀之心試之者豈非予采之若未至如昏墊之迫哉驩兜之言徒知其方鳩僝功而不知帝之所以登人者不置其靜言庸違之大累而邀其鳩功之小材也使後世之君遇災如洪水得一人而用之決不計其方命而疑之咨人以若予采得一人而用之決不惡其象恭而遂棄之也愚以是知堯之用心深顧國體而不專於事功之必集故其所求之人不切於有才而先考其德之賢否也 陸唐老

惻人為惡

唐堯忠厚之政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故曰嚚訟曰靜言曰圮族堯皆

加以于之一字見聖人無忍怨而有恣嗟嘆憫之心也

婺

忘貧賤富貴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飯糗茹草故也被袗衣鼓琴君固有之無袗衣鼓琴故也使舜而有飯糗茹草則不能若將終身使舜而有袗衣鼓琴則不能若固有之荀子所謂外物輕者乃賢人之事未足以語舜也

不為居所移

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侈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不為居所移 呂祖謙

察人倫

父子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頑嚚之父母焉處頑嚚之間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

不過於業業致孝而已吾致孝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兄弟之倫
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傲慢之弟焉處傲慢之
上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同憂
喜之情而已吾致愛焉則天下之為兄弟者定矣告則不得娶夫婦之
倫於是為難且變也舜於此必察之曰告則不得娶吾慮夫不孝以懟
父母而已也他不知也凡此皆舜之所以盡心焉者舜之心實為天下
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
易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
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況不為頑嚚者耶
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矣況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
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況無舜之難且變耶舜
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
法 陳孝錫

謹於用刑

吾觀舜用刑之法官有鞭教有朴贖有金眚有赦至猶怙終者始加以刑尚有欽恤之戒是則未刑之先曰鞭曰朴曰金曰赦致意者四焉當刑之際曰欽曰恤致意者二焉如是而刑則天下罹于屠割之咸者無幾矣

先教養而後及刑

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而又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而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以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真德秀

舜用刑止於四罪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虞舜用刑之意以象舜刑條目觀之至於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凶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然味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語又見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用刑之簡非若後世之繁苛也 呂祖謙

盡處難之道

嘗反覆大舜之事未嘗不嘆其所遭之難亦未嘗不慕其所處之盡也人孰無親也而矜憐撫奄之恩彼則無有也人孰無兄弟也而友愛親睦之義彼則無有也以側微之人而娶貴驕之二女君未易以其質朴者化也以木石鹿豕之與居者而驟進乎臣民之上君未易以刼制者服也然則舜於親則有允若之化於象則有親愛之義於二女則有釐降之別而臣民則為謳歌皆歸而不相舍也果何道以至此哉

等視輕重

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直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弊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弊屣當其不可與視弊屣於天下 呂祖謙

一身而所為備

興於側微而極於有天下起於耕稼陶漁而至於為帝始於飯糗茹草

而止於被袗衣鼓琴一舜之身而其所為備矣邵康節

辨能用君子之朋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脩

齊家

以四岳之舉舜只就家庭中說而堯之試舜亦只就家庭中試此乃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道理呂祖謙

治家

治家之難甚於治國者閨門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故堯之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真德秀

以弟待象

焚廩揜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欝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呂祖謙

命官無貧賤精粗之間

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張栻

以奮起為心

百揆重任也舜以之而咨四岳宜也然味奮庸之語不能無疑焉夫奮厲激昂之人用之興廢補弊之時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而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止之理常存奮起之

心乃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 呂祖謙

不廢規儆之益

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人不能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 真德秀

盡其常為

烝烝之又非所以自強也夔夔之齊非以正行也業業之致非以要譽也吾職之不共吾力之不竭於吾天性有累焉於吾至願有歉焉於吾真樂有虧焉是則所憂耳

德隨寓而著

造端乎閨門而閨門有克諧之化至於示儀於天下而天下有底豫之功為法於後世而後世有可傳之道

怨慕

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人知舜之怨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 真德秀

帝德罔愆

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舜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 同上

待象為仁義之盡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同上

言簡而易守

舜命契為司徒敎以一言曰寛命皐陶作士敎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 夏尚樸語

勉臣以立功立言

皐陶有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有功舜則曰禹亦昌言

璣衡齊政

堯既曆象日月星辰舜復何若是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下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知一身之無過又未知天意之如何驗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遂順為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我之不足以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尚何待此耶蓋前之所舉乃堯之試舜舜豈自以為能後之所舉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呂祖謙

公道大明

昔者有虞之世道純德厚天下如一當時相為稱譽相與汲引不惟在廷諸臣知有公道而洋溢州黨閭巷之間者亦未始有異議故人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者天下皆謂之入凱人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者天下皆謂之八元逮舜擢用而置諸上位卒賴以揆百事布五教雖薦舉之權不在天下之民而舜舉十六相實慰天下之願則公議之行至此有可觀者矣陳朴

夏商周

受命之符

論夏之受命不必曰洛書之錫有以爲之符當論其平成之績有以救一民於魚鱉之餘論商之受命不必曰元鳥之生有以爲之符當論其寬仁之政有以慰天下雲霓之望論有周之受命者不必曰白魚之祥流烏之瑞有以爲之符又當論其積行累功有以致艱難之業散財發粟有以成盛大之勳

得民心

黎民咸貳於洛汭之日似終窮矣然能於洛汭咸貳而不能不合謀於一旅之衆億兆離心於牧野之時似終猒矣然豈於牧野離心而不能不思殷於三紀之久周自東遷知有諸侯不知有王室似終怠矣然盟向之民寧宥鄭陽樊之民寧叛晉而終不敢一日無周夫以千八百國之天下而斯民常終始如一日有變故無携貳有動搖無傾覆斯民何依依而至是耶

本人情

乘輿之供頒秘之給以是而取民未害也而貢助徹之什一更數世如一日豈不曰國用固可急而吾民得無欲富之情乎宮室之奉臺池之樂以是而使民未過也而三日之役歷數聖如一人豈不曰一己固可奉而吾民得無欲逸之情乎苗民之當誅葛伯之當征有崇之當伐奉辭而滅之可也則寧班師焉寧事小焉寧退而脩德焉豈不曰罪固當問也而吾民得無欲安且壽之情乎

誥誓

夏之誓典而嚴湯之[illegible]之辭惻惻而周人之誥優游

制度因革

路一也而鉤車大路乘路之殊冕一也而有袞[illegible]一也而或青或紫之不同旬一也而以龍以蒲之不一進而至於校庠[illegible]之異制貢助徹之異名忠質文之異尚豈固為是差別哉誠以時變[illegible]遷之異不隨時而損益之殆難以強世也

仁

故苗民逆命人心幾於忿禹而禹不忿舍我穡事天下幾於讐湯而湯不讐伐商之後斯民一旦譁然疑周而周不疑三數聖人蹙然如慈母痛其子之弗類也詔語諄複不忍毫髮之有傷而厭之飫之以徐洩其謗讟憤悱之意而為不怨不詈之歸民亦懲然而改懌然而隨至於婉孿孿幽更數百年而不忍釋者吁聖人一念仁民之天至此哉

備先具

六府孔修而禹之民不知有水兆民允殖而湯之民不知有旱鄉里縣鄙在在委積而成周之民不知凶荒[illegible]厄之變

救弊以歸於中

中者道之一也道之一則孰為忠孰為敬孰為文而弊亦孰從而出也損益之論此其安施乎禹之後允執之者無其人於是乎狥世變之所趨而變中以為忠曰忠則為中猶未遠也然離中而為患則已有所偏尚巳夫是以久而不能無弊而求之者亦固不能無救弊之政也商人

承忠之弊而以敬周人承敬之弊而以文蓋各以其勢之所激者救之於是乎有損益之可言矣雖然敬以濟忠文以濟敬湯武之意蓋欲舉偏補弊而復之於中也任淮圖

兵不待擇而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蘇軾

民相友助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同上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士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嘗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蹂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勇之志故其享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游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切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

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
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蘇轍

文武不分

三代而上養有庠教有校而射有序周旋於澤宮者皆有決拾之能而群居相與閱習者俱足以當受成獻馘之任是以井野之戰可責之六卿之職而淮夷之勝民獻之夫實佐之非天下之多全才也所以養之者素也胡材卿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

天下之患莫大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斯有以者深為之慮由為之備其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寓將蓋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旗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懽忻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于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于野以力耕是以無聚食之費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維大意之所在者

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邏譏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荊平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遠戍徹作而往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千乘是譏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徇其節目類皆無有罅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後患陳鍼中

禹

絕此心之私

禹視天下之溺由己溺之何其責己太深切哉滔浴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貴矣太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

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闔而為鑿又其庶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還師
私吝撤矣禹之心如盂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盂空
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靜然應心常存
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
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劉彥沖

勤儉

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
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勞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
力也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歟范祖禹

艱難勤儉

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川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
川郤啓墍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凡念閭乎哭而不名然後六府
孔脩四隩收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受
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泣聞

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壬之

傳子

聖人之道尚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蘇東坡

求諫

昔大禹命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跡寘人得

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也得以正趙文子膳夫屠蒯膳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者禹之遺風也矣惟親踈遠近之臣無一而不進諫此人主所以獨立於無過之地

提領衆職

禹宅百揆左右有民則汝翼宣力四方則汝為觀象作服則汝明聞六律五聲八音則汝聽禹之一身何以兼是衆職哉盖契之敷五教左右有民者也四岳十二牧宣力四方者也夷之典禮觀象作服者也夔之典樂察音在治忽者也禹為宰相總百官則是事又當從禹而提領之此舜所以命禹也

功著於平水土

禹貢之書夏書之首也而歷攷其所紀則九州之未為十二無非堯事也紀堯之事而叙於夏書之首叙書者豈無深意哉盖鑿龍門排伊闕禹之用力也勤矣疏三江導九河禹之用心也至矣别三壤任九貢禹

之利民也大而慮民也深矣禹之勤勤悃悃所以立一代興王之業實於此乎始則叙書以著一代立功之由者尤當於用力之始而求之是何也盖事久論定之餘不足以見聖人濟世之難而害深弊極之際乃可以觀聖人立功之為不易

功在萬世

禹平水土厥功大矣地平天成當時稱之彛倫攸叙後世稱之以至詠豐水者嘉其績求疆理者明其功游洛汭者有美哉之嘆探禹穴者有遐想之意

禹無間然

逸豫之萌常伏於治安侈汰之漸每胎於富貴今曰君處服御務從菲薄而事神待民必致其勤使其誠實不生於內心則嗜欲必移其所志而禹也處此畧無少疵以禹為甘於薄已而樂於厚物耶則已與物二致厚與薄兩心是猶未能忘物我之分而拘拘於厚薄之別也禹果容心於是乎一有心焉不無間矣飲食之菲人見其為菲禹飽之而甘衣

服之惡人見其為惡禹服之而安以至宮室之卑非愛其卑也是其德必有大過人者不然則衣已三澣將德色於侍臣露臺不作特為計金而止耳是有心於為儉者焉得為無間以事鬼神則致孝以為黻冕則致孝微而溝洫且盡力焉盛德之發見固應此耳不然神之弗福或以小信譏之民之弗從或以小惠諂之是有心於為恭者又焉得而無間吾故曰恭儉聖人之盛德事備聖人之德然後全聖人之行

不與水爭地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昔嘗觀禹之平洪水莫先於導河而其導河之策則莫先於疏九道今以地理考之自北而南九河之相距三百餘里而其延袤廣遞以同歸于逆河者是又不知其幾也夫田疇土壤之分布與夫貢賦稅斂之均輸於是數百里之內者固不可勝計矣而今也不恤數百里田疇賦人之地利而棄以為九河亦幾於利害之不審也及夫地平天成而水患息六府三事允治而萬世被其功實自茲始然則捐數百里之地而遺千萬世之利禹之慮此蓋亦慮之熟矣葉適

備充飾之道

宮室之卑卽前日菲飲之舊聲教之暨卽前日五教之敷六府一事之脩九敘九歌之勸又前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化也故率百官則曰惟若帝之初敷文命則曰祗承于帝凡制度設施之末維持憑藉之具皆前日之已備後世之稱述者曰至治之極曰盛德蔑以加夫豈紛然四出其智以過求紛更之舉哉

人皆可爲禹

見赤子入井而內有怵惕之心是仁也充怵惕之仁則禹之援弱也軫新桑之慮而索綯於夜是勤也充索綯之勤則禹之過門不入也視梧菽之棄於泥塗則失聲而驚駭是儉也充梧菽之儉則禹之卑宮菲食也遇於道塗則徐而後行是讓也充徐行之讓則禹之不矜不伐也道未嘗擅於禹而天下共知之禹未嘗認道爲己有而與天下由之

仁智

觀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觀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

不自滿

禹之萬世之功方且謂一能勝乎禹才高衆人之上禹心常在一世之下

答

始有跋扈之臣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須當識其統體堯舜與三聖相授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此乃風氣之一開去唐虞又不同矣

言戰以傷世變

啓天子也有扈諸侯也以諸侯與天子戰春秋衰世之風不意禹一傳而遂有此事聖人傷之序其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戰之爲言力均而勢敵不伏罪之辭也天子有征而無戰曰戰者傷之也雖然無征乎啓之世則然也征討之事自舜而始誓師之事自禹而始有三苗之征然後有諸侯之征成湯之征有三苗之誓然後有甘野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世變之所趨固如此也

不得已用賞罰

禹伐有扈氏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世變風移不得不然

禹家學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命焉示不敢專用兵也有用命可賞者是祖賞之有不用命可戮者是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至子則孥戮汝此啓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審如自知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好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陳之事至一旦有事誓師其戒飭戎陳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如此文武兼備體用全具本末並舉不分精粗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續集